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商卷下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馬步蟾

論語商卷下

明 周宗建 撰

先進第

先進章

野人君子只從他外貌上摸擬先進一段質朴之意真似個野人後進一段媚習之文真似個君子此兩語形容正可想見古今人不同意味夫子之意渾涵不露若

著煞時言貶駁後進便失當時語氣

助我章

非助我無不悦合成一語方盡形容以上句想像下句非以下句回護上句也無疑問正在非助我内二句原是首尾相足之詞若上句只空説個助反把無所疑問放在下句内説則起便無下落矣

閔子章

夫子覺得閔子平日實實有一段真正精神往來家庭

之間深有味乎其孝故不禁歎息首句正要講不可只作提起語人不問一語只就此把來作一案證言即此便可見他孝了非以下句為上句之實也

請車章

禮所隆殺係名與分回惟弗仕故諷以從大夫後之微詞耳知大夫不可舍車則知士庶不可用槨矣世儒猥襲稱家有無之說奚惑乎桓槨晉隧之紛紛也往見前輩一文以此意結極是

鬼神章

人鬼原是一道生死本是一條夫子不以正言告之而以反語醒之使之恍然尋其本元而悟其來路所謂不語之告無言之傳口氣須要引而不發不可以傍局語盡說破須得微微指點之意方妙

屢空章

諸生姚繼淶問此章語意若何宗建曰顏子一起進門便從淡漠而入故能聰明不事意見俱消任他外境蕭

條只似不相干涉一般屢空二字最有可想蓋不言其
安貧若何而只一點出其貧景若此這段光景何等脩
然夫子正要把此來做子貢丹頭點化他貨殖習心耳
億則屢中億字雖是病根夫子意中自要破除子貢這
病却此語氣還是說他好處言由此而進于道這一種
蕭條無累之景豈不自在而何用此營營為也屢中雖
就知見上說却正照著屢空二字賜試把這種聰明一
回想到屢空光景縱饒過人聰慧也須冷然消歇蓋當

端木知慧熾然之日特地把個第一冷淡的人下他一劑也

善人章

諸生朱廷祚問入室還須靠踐迹否近來時文都如此做宗建曰子張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是有欣仰善人之意故夫子却揚而抑之曰不踐迹者言這一種人生來血脉甚真絶不依墻傍壁從人脚下死討生涯却也未能一往入神便到深微田地從他不踐

不入處絕可想出他這道理此非聖人不能形容善人
入骨也跡是古人死格子聖賢學問豈在格子上摸擬
若靠著迹終不能入室矣不踐迹下不必如註中又添
一轉語

斯行章

凡行著不得一分退怯却又著不得一分馳驟故聖人
曰敏行曰過行只論人制行之精神非廢却行中之節
次夫子于此進退兩法進之者固進之于行退之者亦

是進之于行也

子路兼人之勇更無人攔擋得他何等果決却只知向前絶不知有個斟酌商量說父兄在默默令他自去消化蓋子路平素行事儘有不照著夫子處則有父兄二字甚有味也

知爾章

諸生徐肇律問這一章從來講者紛紛畢竟有何實義

宗建曰從古聖賢用世俱不取辦臨時須是平日各自

有些本錢方好上路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恁麽道理夫子曰則何以哉以是恁麽抱負正此閒居無事之日正好急急商量實實勾當勾當得定方是現成手段的的確確拏得到底作用出來皆有成就夫子之期月三年孟子之五年七年聖賢有這般學術直下承當便敢定這般期限非若後世臨軍學劍因病檢方閒時閒去卻待忙時纔忙也三子强兵富國儘有本錢卻只本領上少些頭惱故夫子不去抹殺亦復不置贊賞

其意微矣

諸生又問曾點之與又復如何宗建曰從來心性功名不作兩截世有大經濟者須從心性上討得生活方能用世出世無所不超昔賢以唐虞揖讓齊之杯酒湯武征誅等之奕棋這是何等意況須要知得此理處處周圓自跬步而九州瞬息而終身小而一起一息一言一動以至天高地下魚游鳥飛草生木長帝禪王傳莫非此理貫徹圓通何待安排何煩假借今日不消借之明

日此事不消移之彼事元無成見可以預參亦無死局可以先定曾點此時實實見得到此故其靜動之際從容如此其所言志則止舉現在只說眼前任他才名搶攘制作紛紜總來只各做得一件却不如三三兩兩弄水乘風這般意趣領會得遠包括得全古來豪傑人多只為知此意者絕少所以把個渾淪世界弄得多少不清不靜把個現成萬物弄得多少不安不閒總有經畧于唐虞三代恁地懸絕今只勘曾點數言直恁自在畧

無意必這便是千古聖賢實實受用風光便是千古聖賢實實經綸手段此正心性功名打做一團妙用夫子疋為及門諸子猛思用世却未了得此趣亦竟有懷莫語而點之言志忽爾觸之故不覺為之興歎耳凡人搔著痒處不覺手舞足跳不能自已喟然之與亦搔著夫子痒處也

諸生又問曾晳後一段意味又若何宗建曰喟然之歎已稱莫逆却亦未曾討得聖人意中事出故曾晳之後

雖問三子實是微窺聖意迨至夫子說出為國以禮分明將自家一副致治手段說出與他令世有知夫子者挾此以往唐虞景象宛然在眼這種經綸便是性分實際才力意見一毫凑泊不上此正喟然一歎大本領處曾點解得此意却疑求赤三子于此意味尚未領會故以為邦微問而夫子却兩許之正謂二子於謙讓之意尚有可想不重許其有才許其有才而尚知以讓出之不至全無機括耳玩此一段商量語味悠遠座中之瑟

雩上之風至今恍然不散也　拈禮字為通篇點睛

顏淵第

克復章

諸生問此章大旨諸講紛紜畢竟若何宗建曰人見孔顏授受便說得十分深遠却不知此章宗旨簡要直捷夫子只把當下一提顏子便覺通身是汗顏子已曾先下註脚只是約我以禮一句便已了當葢顏子是十分聰明十分力量的人不怕他不空廓不憂他不廣大只

恐他向空廓廣大處求少個把柄耳故夫子直下一語曰克已復禮為仁言為仁更不必遠求只就你當身把這已私克去復還天理這便是仁了此極其簡捷之語也下三句亦只形容其工夫之簡捷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機鋒迅速絶無停待這個去處不由著我更由著誰由已二語緊緊頂上所以形狀直捷簡便之極非怕顏子推干又著此句叮囑也顏子請問其目即把當身呈出討個印証夫子亦只就他當身指出四相言你只拂

去非禮便即是禮禮原非有實相可以舉似所謂有去翳法無予明法也視聽言動正是天下一體通塞之關非種粲根全在此處就此斬斷自然觸處融通一身非小宇宙已備然則為仁不信乎簡要直捷一無他求者哉故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只就此脚頭踏處便是下手之時所謂欲罷不能如有卓爾即在此一時立證矣章内克己由己兩個己字切勿要打葛藤時文中形骸之已化而為性命之已理雖不錯夫子意中却無

暇說到此處蓋夫子不憂顏子不能剖判也　鄒肇敏曰一日克己二句原不重只申明克復為仁耳由己不由人非謂人不能從旁助正謂人不能從中制所以無難決機於一日也

諸生問只說禮不說理如何宗建曰仁字原無名相頭頭皆是聖人用功須有下落無分動靜無分有無離此顯然條理說恁麼不睹不聞只如今日與諸君一會目前秩然有節條然有理只這處俱是我本性流行便謂

之禮便謂之仁只想此一刻何等融洽便要分别亦覺無處分别這却不是天下歸仁設離却此時我念一動此秩然條然者撇向何處渾是一副血氣用事手足之間便不相知又何論天下耶諸君試從此認禮覺得十分親切莫更向虛處尋求墮入寂窟也

出門章

諸生徐揚講曰仲弓是個簡静的人故夫子便就他簡處指之只此便是為仁宗建曰此却未然夫子此論正

是極精密極周匝的功夫出門使民只是拈出話頭說一出門無時不該了說一使民無事不該了聖人語氣甚活正不必添出未出門未使民蛇足此兩語便已貫徹動靜而言之却又下二語者又把人念頭流行處提出言此心一無走作隨他念頭四起只不容私意主張這種心境打做一片在邦在家自覺無怨須知怨根消處正顯得我全體圓融方見得我工夫不漏到此纔是為仁無怨也原是效驗只聖人說此二語不重在有效

正歸在自已工夫耳蓋顏子超會之極故語之以簡約仲弓簡靜之根故示之以精密其發言各自有宗旨也鄒肇敏曰人亦有言顏子之請事拈花之笑也仲弓之請事頂門之針也將無同

訒言章

只想首句仁者二字便有下落司馬牛却不理會到此為之難者非慎重圖難之謂也仁人之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一當做的事實實體貼于心行過一步纔是

一步做得一尺又有一尺這裡真正有許多難處全是描寫出他心上一種深知苦辣意思註中事不苟句似未盡且似落下一層了

内省章

諸生問不疚之義宗建曰要看得細不疚從他心苗隱微處勘世上儘有事可對大廷質聖賢却自家查來覺自有過不得去處凡事須是仔細省察心上打得過方能不憂不懼靠著仁義道德只討個題目做去未便能

不憂懼也

兄弟章

諸生問子夏還是要司馬牛以敬恭化向魋否宗建曰此論表了凡先生曾言之據吾意却不必蓋牛處人倫無可柰何之地只有自修一著故子夏把大段道理告之凡人貴有兄弟者吾友彼恭一體聯屬故謂之有兄弟令使君子敬恭自盡酬對之間處處聯若一體眞正四海之內無非兄弟此子夏實實有見之言亦非為是

不得已之辭也　世間一切睽隔之樊皆從怠忽而起
怠忽一起看得人不在心上則人之交于我者自覺禮
意不浹即交盡天下終覺為孤子夏欲從其與人處言
之却自根上說來故先言敬字二句串說全要照顧著
四海二句意發脉

明遠章

諸生講明則自遠下叚即頂上叚說來宗建曰明與遠
雖無兩層然兩對須作兩番呼喚方盡神情蓋子張之

求在遠而夫子却以近處之蔽破之故特地設此反復叮寧之語上叚是實落說下叚則就上文而形容之註解極得吳因之先生謂遠非旁燭遠到之謂乃精微深邃之謂是從心境上模寫全要看註不蔽于近句不蔽于近何以為遠大凡遠處易看惟近處每看不破且如天地鬼神往古來今雖甚幽渺寥廓然于我初無情識所牽愛憎所動故聰明可用而探索可窮惟耳目見聞之近毀譽是非之間以情觸情以識投識聰明有所不

能用察識有所不及施這等去處必非揣摩物情可得全是胸中原無情根始能使情中之影一下銷鎔胸中原無識種始能使識上之緣㨂搭不上此其心境之精瑩了徹視夫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之明何可同日而語故曰可謂遠也已矣如鏡之明者不必往燭萬形而其能不昏翳處却便是遠也此章若不善看將率天下都在照上用功不在磨鏡上用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足食章

諸生講足食足兵民信三者平重總見是為政的大段不必泥之矣兩宇宗建曰亦要看本文語氣要想為政者實實下手次第畢竟為政要從足食做起次者及兵兩者交足然後能使民信此非兵食先而信反後也上之教信未嘗不在議食議兵之時而民之信上大約必在食足兵足之後若一手不把兵食調停却便教以孝弟忠信民未有能信者也蓋語經常則施為自有窾綮推權變則根本獨在真心此王道之所以别于霸功儒

者之作用所以超出富强萬倍也子貢是個通達國體的人特設為二問討出信不可去一叚以立萬世為政者之命脉　鄒肇敏曰之矣二字最可玩味蓋曰足食則食固已足矣曰足兵則兵固已足矣止曰信民焉知民之已信乎未信耶必起而視其民亦既信之矣然後可為政如他日以近悦逺來言政語意亦如此其教信工夫自是有素然此處口氣不重

質文章

諸生問子貢之言畢竟有病否宗建曰須要曉得文不是個虛文世界全靠著這文扶持從來聖賢無掃除文物之論夫子之從周亦正從其郁郁之文試想郁郁兩字生趣躍然只為後人生趣蕭索壞了此文罪固不在文也棘子成亦只把文認做虛文故欲去之子貢却謂質文相離不得譬如皮之有毛一毛孔中具有生意其潤澤處正顯得質地之美今若把文一起撇下這質便是枯槁之質虎豹犬羊等之一鞟鞟則有何分辨哉夫

至君子一無辨于小人將世教于此盡壞而又何能以質挽回世道耶此論甚確有何病痛　前句君子二字重看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下而君子小人無辨正與前君子相照前後語氣兩相呼應須得圓醒方妙

盍徹章

諸生問盍徹之論雖是至理却似遠于經濟否宗建曰用徹之時人無獨富亦無獨貧一年之入常足以備幾年之用故雖遇饑荒不憂窘匱徹所以為恒足之法盍

徹之旨正欲哀公通上下而計之不求為偏足而求為共足不圖為一人之用而圖為一國之用一徹之中有多少均調劑量之義此實實救貧國之良策也公却不喻此意故復深言一體之意動之使公恍然而悟君民原是一體貧富不容偏分將上與下自有交通均適之成式在又何忍復奪貧以益富也當時公室四分季氏專富這等去處儘好裁量有予之意其深遠矣

崇德章

諸生問主忠信徙義功夫如何著力宗建曰主忠信徙義原是一套崇德工夫全在徙義但根基須從實地做起故以主忠信先之大意謂德自有變化推移之妙與日俱新而特不可以偽心造也德自有增修培益之功隨時並運而特不可以虛念入也其主忠信徙義乎蓋以平日近裡之功黙化于張好高之癖使知天下無離日用之高明也　愛惡之不能生死人也惑易明也愛惡之不能無欲生欲死也惑難解也辨惑全要從愛惡

源頭上辨太虛空中忽然生出愛惡兩條這是惑之種子

成人章

有一君子便長養出許多君子抹殺了許多小人此世之所以賴有君子也有一小人便長養出許多小人抹殺了許多君子此世之所以不宜有小人也

患盜章

諸生只講上廉則民自感化故不為盜宗建曰此言尚

未著痛癢此須要想個著落大率民之多盜多由不足民之多貧又多由上之過取一有貪官而民之騷然不能安其故業者多矣安得無盜耶只一不欲留了地方多少元氣保全了地方多少人家水寛則魚長官清則民安不欲一法纔見得真是止盜良方莫迂濶視之也

欲善章

諸生蔡奕播曰康子以殺心為道場夫子却以菩提心為道場宗建曰此語甚有味此章于為政句要重看欲

字如饑食渴飲無時放下是就他心苗真切處說欲善而民善其機甚捷全在為政兩字上描寫來下三句正見為政者之易于鼓人醍醐云君子之德句重下二句串說轉在君子之德上講

聞達章

諸生問通章意旨若何宗建曰聖門辨誠偽莫詳於此章須要說得明目張膽是一是兩剖判得聞達相反透徹不得入一旁雜泛語夫達也者夫聞也者兩句喝起

直憑明醒要著眼看夫達一段俱要將本章意旨貼看
質直好義句是說出他朴實不炫燿察言觀色二句說
出他收斂不放肆註中所行合宜與别處因時制宜不
同真正闇修之士只就素位中所當做的去做絶不奇
奇怪怪丢起本等另做一樣驚世駭俗之事此正是他
闇修下手處也觀察不是窺人喜怒全是說他自忖自
疑小心謹畏聖人特下此句為慮以下人張本絶不重
自考之意下人者收斂退抑不為軒昂恢大樣子與無

忌憚相反非與驕傲相反若以謙恭解之便非本旨矣

夫聞一段語語與上相反俱是名窟中活計此即末世

虛講心性之士也質直一句語氣大意謂一生朴直不

事粉飾而至于所行只一味求合于宜質直本是好義

本領非於質直外濟以圓融也質對粉飾看直對矯偽

看真心只一條路更無委曲若偽心便有千蹊萬徑矣

鄒肇敏曰夫達也者句直貫到兩必達夫聞也者句

直貫到兩必聞惟必達故謂之達惟必聞故謂之聞語

意無停住處

諸生問一邊説義一邊説仁此是何意宗建曰此極有斟酌義則方整仁却圓融好義則一味自完本等取仁則一味聯屬人情好義則每事恰宜人心自服刻刻打從兢業中來取仁則門風廣大人亦樂趨却只是在體面上做要知聞達兩種俱是要做聖賢的人但其發脉一差故一邊俱向正龍正穴一邊只向假沙假水走耳

先勞章

諸子徐揚問子路有勇之士先勞似非其所難宗建曰先勞中有許多委曲難盡去處正為子路只一味任才使氣未免在條章約束上責人處過多而於自責處畧了故須從自身上做起

子路只看得先勞易了故請益無倦二字正破他易視之心非慮其中畫而言也

仲弓章

焉知賢才一問當下便引賢才為一體此真若已有之

其心好之之真心也夫子却告以舉爾所知者言你只自盡你心不憂人不能盡心正所以實其一體之視而破其耳目之藩也舉所知中有多少難盡處只此處壅蔽悉開舉一人與舉千萬人同是這副心腸何憂不盡知耶仲弓之問喚不得小夫子亦不只教他與人公共教他自家盡心若一起手便把賢才看做公共的物舉賢力量必不完全反為人開一推干門户矣

正名章

子路意以輒承祖命而立於理上原說得去於名亦不甚不正故以子為迂奚其正者言胡不以濟時行道為急而乃欲理會到此也子路看得名是虛的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恁地緊切除却正名别無濟時行道禮樂刑罰皆政之極大處子路謂為政不必正名故夫子全謂正名有關于為政看他一步緊一步說向為政上去見得正名緊關全要發此意以反迂字之意

學稼章

老農老圃分明見得不是君子之所托業其悟樊遲者至矣然樊遲胸中畢竟有個癖在故又特為點出小人兩字以破其學問種子下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時文只講上下感應話頭顧奴失郎矣　鄒肇敏曰此正可與許行並耕章參看學稼圃小人之事也大人事在經世要自有禮義信之當好足以綰攝四方者不此之務而稼是問乎講馬用稼句有謂四方皆至則代耕有人云云便覺太滯

子荆章

諸生問公子荆得力全在恬淡宗建曰恬澹不是輕易到得須要用意掃除只看子荆三個苟字心中有多少譬喻多少斟酌在令人只一味向前故無滿足之日若能回頭一轉當下便已滿足世界缺陷全是自心缺陷人于世味上苟且一分于正經處便能整齊一分故苟之一字在情慾上極用得著令人却把苟字放在人倫綱紀去處小小財利便護若頭目極力盡心至無可柰

何而後已諸君試各反之切莫錯用此苟字也　顏氏家訓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惟在少欲知足為立涯限耳夫子取子荊只重有節上

用我章

諸生講曰世都疑夫子之學一時不效故自家說出期效宗建曰此却未盡余意當時沮溺丈人輩看得天下滔滔必無可轉故寧其身棄置不用此雖是他高尚幽憤却亦是他手段不濟譬如有負危病者中醫望之却

走有良醫者獨自坐定與他下方約定他幾時能飲幾時能起幾時全然無恙全是其術高也夫子此言實見得當世時局儘可挽回故斟酌于朞月三年之間定個程期此雖其技癢之言然非只以此解當年累世之嘲也夫子意重三年句

善人章

諸生講聖人欲以善化人無取于旦夕之效故因古語而贊歎之宗建曰善人百年勝殘去殺自然要講但細

看書中意猶云得見善人者斯可也時至春秋專尚殘酷一片俱是殺業世界夫子�然有痛于心故慨然遐想古人之言謂不必聖王制世便得善人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一字一滴淚也誠哉一句全要體貼此意說得懇惻若只著贊歎口氣恐猶未盡

直躬章

諸生謂天理只在人情中父子相隱人情如此却是天理故為直宗建曰此論未透貼合人情正與直字相反

若以合人情為直則微生乞醯夫子何以不謂之直直者率其最初第一念而出之者也纔落第二念早已有轉折矣若父子相隱卒然夢魂之中亦自如此不必著擬議而後隱也故曰直在其中注不求為直四字說得直捷醒快

行已章

子貢於為使自其所長故夫子從根本上說起意重行已然語意仍自平平說去大意謂人能行已有恥却又

使命不辱則其才華與根本相合定非止縱横通達之局而已故可謂士　鄒肇敏曰不辱使命甚難春秋如子産之博洽叔向之通敏穆叔之介烈或庶幾焉戰國而下則蘇武富弼其選矣

斗筲亦是有用之器只是没大幹用言今之為政者其才華伎倆非不小小可觀却于大頭惱處不曾會得如何可筭得士是致惜之詞非直詈口氣也

狂狷章

諸生謂道脉托于中行夫子之思狂狷正是欲進之于中行宗建曰如此說亦不礙理却看得狂狷淺了吾意夫子此論直是剖判出千古任道的派非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千古道派除却狂狷兩條更無站脚處中行學問須是養成不是一起便到得故從來聖人俱是狂狷做的不得中行者言中行不易得非謂時代之降無中行也夫子以狂狷兩路收盡世間有道種子又以狂狷兩路絶盡世間假冒種子所謂與之者言以千斤擔子

交付之也這擔子非狂者擔當不成非狷者撑扶不住蓋斯道的派斷斷不在世間窠臼之中拘拘名義之套也

荆川謂狷者氣魄大矯世獨立更不畏人非笑若謹厚之士拘拘謭謭多是畏人非笑令人所謂狷者大率多是謹厚一輩人不惟中行假冒并狂狷亦假冒去矣

南人章

起就方言點醒却又拈出聖訓俱要得慨然發想惕然

儆動人意恍在言外方妙一無可作自進於羞正以此點動人良心末句與弗思耳口氣彷彿要說得醒發不得煞講

和同章

諸生問和同之義何如宗建曰朱子以同寅協恭無乖爭忌克之意解和以阿黨朋比解同兩者相似而相反故夫子直究其情狀而言之不得專祖晏子之說和與同關著世運大局而故特為人拈出　鄒肇敏曰晏子

所言和同就處事邊較多夫子所言和同就與人邊較多言與人則事在其中矣　如晏子之和則和字當作去聲看

皆好章

諸生講兩個未可語氣微婉皆好皆惡未必無人却遽定不得宗建曰皆好皆惡中斷無人品未可還是斷然不可蓋由子貢第一問則假中行出世由子貢第二問則假豪傑出世從氣類上仔細剖判方纔有個真正人

品出來

易事章

易事而難説全要説得語氣活動從易中影出難來難中影出易來有相形互見之妙不比别處兩開口氣

驕泰章

諸生問驕泰之意宗建曰和同周比從處人言驕泰就處已言驕泰俱有充然自足之意却細看自不同此小人亦自立門墻之人凡居之不疑逍遥自適俱是驕一

分攝

切偲章

切切偲偲怡怡如是想像出一叚中和的意象來告之下二語却又實體貼兩項來須索要切偲怡怡也切偲以盡委曲怡怡以致浹洽切切偲偲怡怡一句要實實摹寫講不得只落如字虛摹之套　鄒肇敏曰此章語氣上虛下實與能行五者同一章法蓋既告以五者雖子張不問亦必點出恭寛信敏惠來此處切切偲偲二

句止是發端原非了語後二句方是實說註中恐混於所施較多一轉

即戎章

諸生問戰者危事也言兵者率謂付之嚴明之將夫子却思善人似與戎事相左宗建曰此意正是本旨全要發揮世未有不結士心而能得士力不固元氣而神氣肅者以善人而教民纔是堂堂正正之教不是苛刻詭秘之術庶可以即戎不至陷人死地耳亦可以有斟酌

慎重之意

憲問第

問恥章

諸生沈金鑑講云兩語平說總是進憲以眞實有為意思宗建曰雖只此意却也要說得醒快原憲是個狷介的人豈憂他慕祿但憲看得恥字狹小只一潔修便了夫子却看得恥字廣大言人非只食祿為可恥也正惟食祿而有媿于祿者方為可恥假如邦有道正該用世

却只食些祿全無撑持邦無道須思濟時却只食些祿全無挽回這纔是恥若只把一不食祿躲閃過了一生安見其能免恥耶蓋恥在俗情中者易見恥在名節中者難知原憲之潔修只好免得庸衆人的恥夫子却進之以聖賢豪傑之大恥也須知有道而為巢許無道而為沮溺皆躲不過一恥字夫子此言真令千古清流一輩人無處跕脚矣

克伐章

諸生沈金鑑講可以為難不是抹殺原憲亦是引進他仁則吾不知要他轉向本領上去須說得渾融宗建曰此論極是不行功力儘難原憲打從此處用功亦未便能得在憲正有志去此四情常恐不能故想像而商于夫子曰如能克伐怨欲不行這也就可為仁了此正其難詞也夫子亦實實覺得此種功夫多少苦難故曰可以為難矣不曰未仁而曰仁則吾不知其詞甚微只言功夫當不得本體也諸友試拈一克字自反誰是去得

這字者只畧有爭名競氣之心便涉于克從來賢人即去此一字者亦覺甚少如何容易說得余嘗譬之克伐四者不行正如韓淮陰背水之戰漢高祖垓下之追殺得外寇蕩然海內便得廓清却又須定都關中制禮約法方纔稱得治平然這番厮殺正是第一緊功令乃先去掃之曰無主腦功夫豈不寃殺第一功臣耶

危行章

問諸生有道無道如何說諸生不對宗建曰有道無道

不要將治亂二字混看過了從來世界靠著道脉主持治統道統不分兩截所云有道之世者元氣流貫門户不生世間只在這條路上故只須直任本性而出之危者四虚無倚不依名不傍節之謂也若無道之世蹊徑紛歧意見各别世間邪路上走的多當這時節須索善行其用方于世道有可挽回故危行如常而言上須遜蓋委曲以伸吾之直此處無道一秘妙訣也

德仁章

此章還為尚言勇者而發語氣重下二句必不必要體

羿奡章

諸生蔡奕璠講曰不說羿奡簒弑而言善射盪舟不說禹稷有大功德而言躬稼閒閒拈出兩重公案極有氣焰的恁地扯淡極勞苦的到底顯榮可見成敗利鈍一毫不由人安排所可安排者唯有反身修德而已此已是將世間禍福一筆掃除了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兩人相視莫逆于心其黙慨者深矣末却說出尚德二語全

把此意點醒世上這種爭權競力之人絶無傷時尊已話頭宗建曰說得極醒凡看這等書意先要在字句之外體貼聖賢一番情神自然意味不同

君子章

諸生胡公陶講此章還側重小人一邊宗建曰語氣合該如此但此處君子小人不在人品上說就以心言人縱有兢業之心猶不能無出入一涉放肆良心都喪盡矣不是絶小人要得做動人意見君子尚須常提醒何

可一墮足于小人耶

愛勞章

此立忠愛之準以教天下之為父與臣者非徒發慈父盡臣之意念而已忠愛二字要說得活言果若眞正愛决不容不勞其子果若眞正忠决不容不誨其君要見得不勞非愛不誨非忠此是聖人本意

子產章

惠人闡其心也彼哉不是我路上人也不必拈出註中

二意只用空講欲明管仲却取駢邑一事為言此等去處不只功名之士所可得者東坡曰管仲北伐山戎南服强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古今惟管仲之于伯氏孔明之于李平廖立此非德之至者何以能服人心至此故夫子深有味乎其為人而言之

無怨章

諸生講無怨無驕此較量人學問不要在人情上比較宗建曰夫子正要在人情上勘驗人實學口頭道學易

講一到饑寒切身所在幾人能牢把得定故言無怨之難不若無驕尚易此聖人體貼經歷實話人須從這等處打掃方有根基也

成人章

諸生胡公定講曰子路兼人故夫子開口便連舉四子言人而兼此數人尚未可語成人須是文之以禮樂蓋破其兼人種子而引之中和末節又提出令人正是不足之意始終要他歸到禮樂也宗建曰此論甚合任憑

人有才情力量如不歸到中和究竟不成勾當譬如人造房一般梁柱門户件件都有而却又都要安頓恰好方纔文理可觀合來方成得個房子夫子所謂文之以禮樂者就日用變化處想出一段渾成融洽景象蓋化才能為德性鎔伎倆為精神真丹一點百藥皆金張子韶所謂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者是也令人一節有不勝令人之感故慨然復申言之見利三句俱要照今字說言今人不能而彼獨能之似亦可以為

成人正欲子路不以今人自限而進之禮樂也今字不對古字說

管仲章

諸生謂夫子只許管仲有仁者之功原不說到心上宗建曰子路子貢正要從心上敲推管仲夫子却只在事跡上論如何破得二子之疑人未有澤被天下功施後世而猶可謂其心未仁者夫子明許其仁而朱子必云不得為仁人是舉世終無一仁者也亦太刻矣如其仁

者正言仲有這等事業揆之本心絜之天理正合不死豈有傷于仁乎子路重在不死看得管仲是子糾一人的子貢重在相桓看得管仲是齊國一國的夫子却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是把管仲做個天下的人為一人一國之人則當為一人一國之用為天下之人則當為天下之用此是聖賢看人分别處

正叙處只在一匡天下句下二句又承上一匡意而益致鋪張之詞匹夫匹婦一節正見仲之身關係甚大當

初正宜留下這身做出許多事業為何没些要緊死了此就其功業而從旁說他不必死不是推仲之心事

同升章

衞人謚文子曾無有人議及此事故夫子特為拈出這重公案言只此一事便可以為文了須就其心膓光明上描寫不必牽扯光耀國家等語

勿欺章

諸生問勿欺似亦非子路所難夫子却告之以此何也

宗建曰須勘欺字毋自欺從誠意來欺非狂妄之謂自心上見得不十分完全即所持名節終是邊見凡落意氣者皆欺也人臣事君誰肯自認做欺只不知不覺不免欺此從來忠臣義士所難全而名節意氣所不到者也故須勿欺

上達章

君子小人何以高明汙下恁地懸絶全在達處分别君子循理只管上小人循欲只管下兩邊各無住脚處畢

竟註意為妥

伯玉章

伯玉使人于夫子便見得聖賢自有一段心相通處在也夫子問以何為夫子正欲于形迹之外考其心使者寡過未能之語不言其行事而言其心境其窺于伯玉者微而呈于夫子者盡矣故其出而曰使乎使乎恍若面質伯玉之心于當下也通篇要寫得聖賢相契光景意出方妙欲寡一語亦要得從旁描寫口氣不得只蹠

實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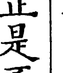
出位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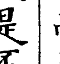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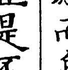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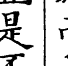
諸生問位字何所指宗建曰此位字如不踰矩矩字要看得活隨時隨處自有隨感而應之妙因乎當然順乎固然略不增添些子者所謂位也此位非有名象可指舉心動念當下即寂所謂不出其位也必欲舉個位字飲茶喫飯隨柳旁花處處是位于此豈得漠然無念只是不去加著他想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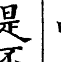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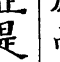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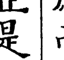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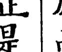
無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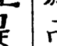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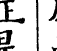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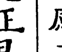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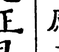
諸生問無能還是虛無冥漠之意否宗建曰人心中原著不得智仁勇名目但聖人此處不是描寫虛空實是不覺得有智仁勇在已所謂聖不自聖者此也此處與中庸君子之道四話頭不同此全是自忘其能望道未見須隱隱照著下文自道意講不憂三句不是紀君子之道正要想像出無能自道光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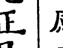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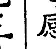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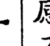
自道言夫子自家形容合得如此子貢窺見夫子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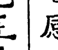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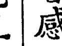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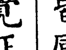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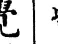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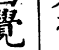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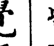





不已無繹亦保之妙有相忘于地位之所至者

先覺章

論理即不逆不億可為先覺源頭但夫子語氣只一直說下是賢乎不是贊詞正對著世上逆億一種人說言必如是而後為賢要寫自然之明為可貴意

覺字與逆億二字正緊緊相對覺如覺痛覺癢覺饑覺寒皆感而自應觸而自知初不由念慮不經思索者也曰覺正是不逆不億處君子于詐者不信者未嘗億之

逆之也第覺之耳若說未嘗逆億却又先覺便是兩層覺則未有不先者氣至而應月暈則風礎潤則雨禎祥蚤見袄孽先萌先覺之義明矣此心之覺自神自明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以此意于是賢内發二比

報怨章

諸生講以直報怨都祖高文裏說宗建曰此處還重相忘意講若父母兄弟之仇主于必報自然曉得何必一一照顧或人意雖長厚却反覺有一怨字未消一報字

未化故子曰以直報怨正抹倒他怨字與報字聖人報怨報德如造化因物付物服牛乘馬栽培傾覆豈有量度計較于其間哉

莫知章

諸生蔡奕璠問子云不怨不尤而莫知一歎却似怨尤之意究然在口何也宗建曰此問極妙莫我知者非言人不我知也言反觀之我何處可以當人之知其終莫得而知我夫蓋分明以闇然之旨打醒子貢所謂龍德

而隱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此句正好想像不怨不尤光景子貢何為一問依舊向知見上尋去故夫子為仔細開示曰人惟看得已與世間有涉故俯仰於天人之間不求天鑒即求人與似乎必須有知一不如意怨尤輒生若以我自視我與天何與而至怨乎天我與人何涉而至尤乎人只有一味循循下學而從此上達我自盡我本等我自做我功夫夫亦何所關涉而致來知乎必欲求知知我者其天乎曰知我其天非真有天可知

亦只發其莫知之意而已夫子語意總是說潛修之事無所與于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之事無以異於人而人不知也不可把驚世話頭纏擾向來講者於不怨不尤二句覺無着落如前說來覺此兩語不是虛說正是說出莫知意思吴因之先生云下學上達這等修為須是冥冥之中不落見聞不涉耳目的方能知我正是莫知之意所以急急提轉子貢也

避世章

此夫子慨然有感之言避世不為而展轉於避地避色避言之間其亦賢者之深心也夫

擊磬章

諸生徐揚問荷蕢實能知夫子有心否宗建曰夫子有心于世已被荷蕢覷出却其所以有心大頭腦處理會不到故復譏以鄙哉有心哉鄙哉果哉三起語相照應文章之妙作此全題須看此機局

修己章

諸生徐肇律問此章還重敬字否宗建曰此章還重已字夫子特提修已兩字括盡君子以敬者言修已全以敬也此是告以一了百了工夫只要把此已整頓得好但此處未便要著與世相通話頭以安人以安百姓言以安人為修已以安百姓為修已與以敬以字無異這樣修已蓋合天地萬物以成其為修者也若云修已則自足以安百姓便有兩層了夫既合百姓以成其為修則雖堯舜亦豈謂敬修已至而於已之分量無歉乎猶

病一語正打醒而已乎三字

安人安百姓不重人與百姓上只要顯得此已之量無所不該發出修巳以敬一句裏面意耳

衛靈第

問陳章

諸生問俎豆一對着甚關係還只是抹殺他問陳之心否宗建曰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上故對以俎豆正是夫子救時手段欲使靈公深思而自悟之耳若只主

修文不修武話頭便是後儒迂遠腐論矣他時子路之問子曰正名要見衛國到底受病只在禮節去處倘靈公當時能悟俎豆之語何至有衛輙後來父子相爭之禍耶

學識章

諸生問曾子子貢分別之旨宗建曰曾子從心上用功學有本領故乘其悟而直提之子貢從聰明上用事學少源頭故因其可悟而撥清之一則原無病痛只須直

授真丹一則病根正在必須先下一針使病去而後訣可傳耳

知德章

諸生許士晃講曰子路蔽處在知故復向知處提之宗建曰然亦須體貼德字實實有所得於巳而深知其味方為知德如實實有本錢在身者能籌筭其多寡計較其盈虛也德乃不加不損之本體此正生人實實受用處知此則一切窮通之味自然粘搭不上由字要得提

醒意

無為章

諸生講此章全重恭己字惟敬乃能無為兢兢業業是大舜一生得力處也宗建曰此論亦是但看書須玩味語氣若不管語氣一味說理失却本旨矣先須從他虛字眼處想像來舜之無為全在盛德感通之妙上紹堯得人二意只是其盛德之遭逢非專靠此能無為也紹堯二意就在其舜也與内夫何為哉只就上意喚起下

文恭巳句非無為之實亦非無為之象惟敬德之容為可見益以見其無為也細玩語氣上二句便說盡了下二句不過申說上意蓋尚論之餘不勝欣慕之至故深著其無為以致嘆羨之意云耳　無為者運用處無作為之迹可見猶云無斧鑿痕是也　鄒肇敏曰考之虞書舜有為之跡備矣此何以更稱無為蓋有為皆其歷試及居攝時事而允陟元后之後則真可謂無為也若以行所無事為無為古聖王皆然何獨稱舜

問行章

上節只論得個可行道理下乃示以下手用工夫處參倚二句不是存誠之豫亦不重無間斷意全是反子張虛浮務外之失而告以真切懇至之功只是精神流注志意凝聚任憑走到那裡都恍然有見之意一立一輿只拈出一項以該其餘自未言未行以至方言方行無不在其中矣不可認煞講　所謂參前者切近於立處也倚衡者切近于在輿處也子張務外好為高遠全不

知已身上切近工夫故教以所言所行須有根據步步着實身在此念頭便須在此到處皆近于身舉目可見方是敬信的足色不然信口說過隨事答應終不免虛偽而已訓詁于參倚只解得看見意尚覺未盡

史魚章

諸生沈金鑑曰此是兩大夫合傳夫子有味於其人而述之寄慨殊深非只贊兩人也宗建曰此言甚得夫子懷想之思總是贊嘆口氣非有優劣兩大夫之處有道無道大率相同

而魚之道峻玉之道圓一稟之夙性一得之涵養均于世道大有挽回見處世者當酌二子而出之不宜墮于時格也

與言章

只重用言上須先提與言者當因人而施意知者二句著一亦字是形容智者隨其語默無往不可之意要翻弄得醒知者二字要重看

事賢章

諸生沈金鑑問為何事賢友仁便可當得為仁宗建曰人之

情欲譬如瑕纇一般瑕纇非利器不去情欲非仁賢不銷人只捺下這心終日與仁賢相處只就這副心腸還容得有別念夾帶否自然不知不覺情刋欲化本心現前矣故曰為仁

為邦章

諸生問為治竅綮儘多如何只把這幾件說宗建曰善制治者須要看大氣運所在從古聖人立國只就氣運轉關去處略一提撥便覺世風丕變辟之善醫人者不斤斤于膚色皮理之間只把綮關竅穴之處略一投針自覺元氣

周回百病可起此等機括非聖賢神通妙手不能理會夫子此番每事各舉其一略為指點大意四海大業觸類可通若只執定數件謂治已盡于此是向痴人前語夢矣

躬自章

玩此章語氣却是斟酌處世之道不重在修己躬自厚而薄責句須貫串相形説下言我只一味自厚而却又不以責已者責人如此則人不病其難容不苦于不堪自然可遠怨矣註中身益修意只帶説不與人易從並

重時文只一言在修身上說似失話頭

義質章

諸生問此章還重義字否宗建曰此章全是想像君子應用之妙四句相連叠說正是叙他好處故末以君子哉一句深致賛美之詞首尾二君子正相呼應講中要得此意時文只拈義字撇却君子不免離宗

矜羣章

諸生問時文多云惟矜自不爭惟羣自不黨且云不爭

是其羣不黨是其矜何意宗建曰此是學究巢臼且未嘗體貼語意也此章口氣全要看兩而字呉因之先生曰天下只有兩種人一邊立異一邊尚同皆由識見不高力量不大惟君子方能以一副中和精神主張世道能矜却能不爭能羣却能不黨此君子持已與人之妙全要得口氣余有拙文刋刻頗得此旨

一言章

子貢欲向終身求一字之訣夫子只向他本身指以安

穩艮方此身除却恕之一字無安頓處不欲勿施此正告以行之之法也人莫近于已身莫約于已身之反求只向已身求痛痒覺得天下之痛痒皆通只向已身觀分量覺得天下之分量畢顯此身不能一日與人無交即此恕不能一日與身相隔真正有頃刻離之不得終身行之不盡者此一字真足受用一生　鄒肇敏曰行之謂行此一言也有就行世講者雖不甚錯却把之字丢空了如凡說何等真切

毀譽章

誰毀誰譽者果于誰而毀于誰而譽也之於人三字正與下斯民也相通聖人正要把自已之心還諸天下人之公心絕不自留一見故拈一誰字見非已所可得而與也所以直道而行所以二字從他本性上說須知民自三代至今無有一人不直者但須從其根原上看耳拈出一民字煞有意味直道多不出之士大夫而多出之不知不識之百姓百姓正于本源上不曾沾染耳

鄒肇敏曰直道而行若就民心説則之所以三字似未緊切看來還當就治民者言　他處所以二字相連此則之所以二字相連以字屬下

衆惡章

衆惡衆好大槩亦可觀人但少不得一察以見聖人仔細斟酌之意兩必字不要太説煞了　鄒肇敏曰必字根衆字來不是説惟衆惡衆好所以必察正謂雖衆惡衆好必不可廢察也

弘道章

兩語一正一反下語直喚醒上語耳人字莫認作太高弘道莫只看得迂濶了試想吾人隨時隨地那一處不是道之流行那一刻不是道之鼓舞皆是弘道作用故曰人能弘道實是合智愚賢不肖之人而點動之也若以人字專歸聖賢以弘字只說位育參贊等話則聖人此語死煞無味此題亦無生活日子矣

謀道章

諸生問此章註中似多轉折欠醒否宗建曰此章專為分心利祿者說首句直說君子用功大旨然非得一轉語則其指不醒故又轉出下文一段講首一句須帶云君子即謀道而祿亦未始不寓也即不謀食而食亦非謀之可得也試觀耕非謀餒而不有餒時乎即學不謀祿而不有時祿乎然則分心利祿者又何用此營營也君子所以只一味憂道不憂貧憂貧是謀食根苗語雖三轉只是一意

當仁章

千古來積怯只是讓過前人去了不讓兩字喚醒世人退託之心吳因之先生云讓不是謙遜讓者膽怯之意怕自家氣魄小力量弱此事非關小可還讓大力量的去做此謂之讓

詞達章

諸生問達字只是明白意思否宗建曰千古來文人完全得一個達字者其實不多達字勿容易看過了真正

文章大之紹述聖賢小之宣寫政事一經一緯各有所
主此詞之意也果能將此意暢達得出則一言一字俱
是真正性命真正經濟于此之外豈能更有所添加故
曰而已矣若說只取一個達意則膚淺之意亦何足達
縱達得何與于辭耶故講達字不可帶輕忽話頭　鄒
肇敏曰辭字稍斷言所貴於辭者惟其達而已矣如時
文俱作辭既達則可已矣便落下一層此處差毫釐而
謬尋丈　註中意字覺贅

師晃章

道非有名可示非有法可取舉足動步日由其中明眼暗眼共此一路聖人日行其道實不知其為道也師晃之見一被子張喝出便以為相師之道若當階及席時知其為道而擬之則破碎甚矣記此者似已悟得無行不與之意故其描寫恍然煞有餘味　舉此一事要見目前到處皆是道場諸君只坐下莫生揀擇莫生疑惑莫向聖賢緒論中討生活也

季氏第

顓臾章

通章語分兩截夫顓臾節是夫子責備季孫本意下因說出季孫本謀故詳論其貪人之非以恐動之始終欲禁其輕伐也提出先王是把天下大名分所在壓倒他邦域之中社稷之臣又就魯一國說三句以先王句為主

周任一節只就二子所處而泛言其道之當盡如此為

下文不得辭其責張本至下節方承上明指二子言之
且字謂二臣欲與不欲吾未暇論姑且就爾所云不欲
者斯言亦已過矣

均無貧三句只要發均和安最緊關的意思蓋無貧無
寡以至于無傾此國家久安長治之福而要非可以不
均不和致也惟均則無貧云云末綴安得不患不均安
得不患不和

無傾句極重正為後蕭墻之變張本要隱隱關切下意

看故此處無傾全是無內變意與別處言傾覆者不同夫如是三字要極醒惟內治之不可不預如是故遠人不服知有文德之修而已知有安之之道而已必不勤兵于遠此節只是足上重修內治之意邦分崩句不與上句平對語脉緊連謀動干戈句蓋指出蕭墻之變所由根也

誠知天下之大分誅伐無容下操在由求固宜有救正之言且酌國家之遠猷干戈豈容外動在由求尤當有

憂危之警通章要得切責二子意

陽貨第

陽貨章

諸生徐肇律講曰陽貨以世法逼迫聖人夫子只以道法應之恁地自在宗建曰非也貨之瞯亡餽豚是把正經禮法來束聖人而夫子却只游戲三昧偏不執著死法應他他餽禮便荅其禮他瞯亡亦時其亡偶遇諸塗隨口荅應全似沒甚要緊一般即陽貨一片機心已不

覺忽然銷歇識此意者圓融無碍真應世之神龍也若後世賢者一遇奸邪執定死法多少苦心只討得個不自在往往反為邪人所破亦不善學聖人者矣

性習章

諸生問性一也何云近又何以云氣質之性宗建曰此章話頭自因有相遠者說來人只認遠者是性故夫子指說性何嘗不近其相遠者習耳相近政如孟子好惡與人相近一般此處論性是從人習中拈出故說個近

近字從遠字生出時文煞說相合既少活動而註中添出氣質二字何不即說習字為直捷也　鄒肇敏曰性善及無善無不善之說源於相近性可為善可為不善之說源於習相遠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源於上智下愚不移要皆不失為正論而夫子圓通矣

不移章

諸生問習則何以不能移宗建曰結習錮者亦有不能頓移世間此兩種甚少恐人又不警醒故特下此二語

針之此二種人一生只在結習中走故不肯轉移除此習氣無不可移誰人不能上智誰人肯做下愚柰何不於習慎之意全重人皆可移上

武城章

往說此章俱在句字中看去不知子游與夫子相遇莫逆各具深情始也夫子聞治而喜設為感慨之言既也子游聞言而亦覺自喜遂有學道之論師弟兩人同此意味後却又提破二語者一則鼓舞子游使其竿頭更

進一則點醒諸門人使其言下有會耳學道從平日調養言君子學道纔能愛人小人學道纔能易使正見不可不學道須玩二則字要得子游引述口氣

公山章

夫子一生用世機括正好在公山佛肸兩章叅得其欲往者非真欲往特無聊之思耳此却不好説得其寄言于東周特因子路不悦而為此慨然興寄之言非真解説欲往之意也即堅白二語亦只就子路不善不入之

說荅他其實欲往之心原不在此匏瓜一節不必有所起不必有所指夫子一生行徑知之者希夫亦慨然有無窮之感也夫

能行章

子張堂堂氣習只在仁中討得些虛光景搭得些虛界子却不習實實下手加功故此處論仁不可只說個存心全是出身加民真正能以全副精神行徹底的作用方纔叫得為仁別處論仁是要斂將進去此處論仁是

要做將出來其能做出去處正是真心含蓄處也時文只以與世流通話頭講于天下却輕過能行二字失之矣恭則不侮五句正發能行于天下之意與邦家無怨不同前是使之自考此則欲使之勉厲自期必要造到這地位也蓋好為茍難之人初冒頭儘做得濶大到後多没結束故必舉成效以為能行之實

六言章

諸生問六蔽全從六個好字上來性理上著不得分毫

健羨也此意是否宗建曰論理亦是但此處蔽字原與
言字相對六言者六個話頭也這六件把做話頭拈弄
不得須是參研自心使我靈明迸露到處逢源遇著慈
祥處即謂之仁遇著朗照處即謂之智以至信直勇剛
亦復如是故君子終身有六德之用而實未嘗有六言
之名若只羨慕六個話頭有一話頭即有一番情見為
之湊泊即有一番影似為之障碍纔開門户即是墻垣
所謂六蔽也夫子劈頭一語直是提出子路於萬嶂之

中向後一一剖出病症使他自返病雖有六良藥只在學字一味既投百病皆失非有學以治愚復有學以治蕩也

讀此一章須知千古聖賢偶提一字只是設教影子後來大儒談敬談仁談良知亦是這般意思到後學人却終日執此做過話頭其入粗者只向口耳中打過而其入深者且舉一生精力盡擲之虛光景影似之中真可惜也

周南章

宇宙萬化起于閨門只看二南所詠只是家室平常之事而由邇達遠無所不化實在于此夫子實實覺得其中機括難泯故直為伯魚提出下二語特地喚醒不可不為之意要把面墻句看得口氣鄭重聖人訓子懇切意思便自躍然

色厲章

諸生問色厲内荏這種人是個大奸否宗建曰非也天

下大豪傑不易得即大奸雄亦不易得這一種人外貌虛張心内怕怯夫子比之小人中之穿窬蓋不惟不足以當豪傑抑亦不足以當大奸此鄙忽之辭不要太形容得他鄭重了

道聽章

道聽塗説只是形容他入耳出口略無停蓄的景像莫認實説

鄙夫章

鄙夫儘有小才小謹之可取初無大奸大惡之可疾君子或嘗怨而容之夫子却直勘出他徹底去處故曰必不可與事君孝廉吳師純曰江河雖深苟有至止亦復可與料量患失一念無所不至窮形極想出人意表何可與事君如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有所不至的一句斷得他定雖非大臣故自可與若無所不至人情世法都料不過測不著勘不定如何共事得

無言章

諸生問此章書意若何宗建曰此章書意亦須從言語外想像始得欲無言者欲人求之言外也不言何述一問儘有悟頭除却言語從何處討消息非子貢之機鋒未敢便開此口也天何言哉一荅略一指出無言光景使子貢恍然求之言外只好作個影子渾渾指點著不得分析解説之語嘗見講義謂夫子以顯然可見者示子貢使之述道于行生其言死煞無味夫四時萬物從何可述若認著行生與認著言語一般執著其去欲無

言之旨遠矣註中意反不甚錯但稍滯耳

孺悲章

諸生以不屑教誨意盡此一章宗建曰此語尚非此章本意記者覺得孺悲一人似宜見也而忽然辭疾既辭疾矣而忽復取瑟而歌此其變化不拘之妙有非測識所可及者諸弟子日陶鎔于夫子而莫知其自偶因此一事故從旁想像而言之煞有深味不屑一語似墮窠

臼

宰我章

諸生問宰我身游聖門何故有此一問夫子又何不極斥其禮壞樂崩之言宗建曰宰我一問非真忍于忘親也只謂罔極之報原不在于三年衣䟽食糲初無益于死者而徒使禮樂廢墜有乖于人道故酌量情理而欲節之却不知孝子之於親每事惟恐其不足故雖明知無益于親而為此無可柰何之計聊以自盡其心耳今乃計時論序為之斟酌其中焉將此心放頓何處耶此

心既失又豈復有禮樂耶故夫子不假闢其禮壞樂崩之語亦不與細論三年朞月之是非只反覆就他本心不能自安處挑責之到末後纔點出子生三年一語以見先王制喪初意使宰我聞之惻然其不寧慘然其欲涣當自覺其本心難過者本心之外何禮可論何樂可談禮壞樂崩之謬不必攻而自破矣此聖人之善於以仁牖人也

有惡章

聖賢之惡只是合得天下人的公惡由夫子一惡俱是太和元氣凡後世之徑行執已不近人情之事皆聖人所必絶也此亦天下人所共欲絶也由子貢一惡俱是正大心腸凡後世之逞機用察不由本心之事皆賢人所必絶也此亦天下人所共欲絶也

微子第

微子章

先敘三人須想著下仁字微子去之而微子之隱心至

今無有人測之者也即有測之者而或以為微子僅自擇其當為之事不必與二子同也如此照下虛寫三人方妙此處論仁重在愛之理先輩有云愛之理即薰然天地生物之心臯陶稷契處明聖之朝志同道合此愛得以自遂宣鬯而條達及于天下微箕比干遭君臣之不幸此愛不得以自遂不勝其愛君憂國切至之誠不得已而各得所以自處之義

士師章

諸生問下惠不去之意若何宗建曰惠之不去惠自有不妨于黜者此意却難與或人言之故只就所云去者而以直道枉道商之不過無聊之辭耳須說得有風致方妙

接輿章

諸生問接輿諸章何意宗建曰記者覺得當此世亂末流之日而有此數人接踵而起雖較之夫子濟渡一世之懷廣狹不等而其一種高風恬致蕭脫世外之品亦

自有不可泯者故詳次論之此實接輿諸人列傳也夫子于此諸人惓惓接引低回不忍舍去亦自覺得諸人別自有味諸弟子亦實有感歎之懷若時講只用貶詞則失當初意遠矣

逸民章

諸生問此章大意若何宗建曰從來聖賢各出手眼各自成一持世分量如夷齊之門風既成千古獨搠而惠連又却有一般局面仲逸又却有一般行徑彼此不相

蹈襲不求為同而同謂之逸即我夫子繼數君子而起而其應世之跡又特覺有異焉者倘亦逸民之外自有此一種圓融不滯之妙用誠非諸君子可得而同者也

此論者敘述之章旨也

敘次逸民而自附于末大意以若我似亦今世之逸民也而覺於諸君子有異焉惟是世運之內原無可主吾身之內原無可執亦自覺其無可無不可耳蓋逸民有心避世而聖人無意終藏其不以逸自竟者夫亦有感

乎其言之也

惠連似和而縱仲逸似縱而僻而夫子謂其中倫中慮中清中權所以發潛德之光而取人于議論形迹之外者

子張第

執德章

諸生問執德信道之義宗建曰執德欲弘者眼中著不得一毫金屑也信道欲篤者心中著不得一毫魔氣也

苟非弘則執且為方隅意見而無關性命非篤則信且為空華影像而難語修持這實係道脉之偏全學術之真偽故急為提破末二句只為這一種未弘未篤之人偏要以主張一世自任故曰焉能為有無以掃破其習學者讀此兩句真可自省

問交章

諸生問子張之意旨畢竟覺似聖人胸襟子夏似太狹宗建曰未便分得是非子夏習聞毋友不如已之訓而

為言子張習聞愛衆親仁之語以立論其意㫖均不謬而拒字徹涉有意矜容兩字又非所以槩論于問交合而劑之而友道庶乎平耳諸士還宜帶著子夏一邊意走方不致于失足毋便高談一體也

致遠章

致遠恐泥只為他源頭上未得融通所以未免拘礙若能從心性映徹如撒銀之珠無處不圓入大入小各不相礙何至有泥雖小道該得實廣申韓之智術管商之

作用皆小道也

日知章

此處好學重在此心無一間歇上既日日求知而又累月無忘須用形容互講則下文好學語氣方醒　學人須想所忘所能這是何物日知無忘如何下手雖有聰明之人終日在知解上盤桓情識上照管縱然播弄得極精彩極玄妙於學問本領全無交涉所知所忘只在吾尋常日用之間認取體貼舉眼動步皆足証心他人

夢境便是君子覺塲此之學問方是血脉不斷方是真正精神

博學章

子夏一生從學問得力故欲人向實落處求仁即學問思辨這幾樣功夫若把心思意念放在上著實去做便可幾于仁了博字篤字切近字極重從事于此則吾之心思毫不令他狹隘毫不令他浮泛毫不令他玄遠這心在那裡去只好恰恰在腔子裡仁豈有不存者此四

字全是這段心在那裏運用正是仁凡言在其中皆求此得彼之詞此四事只是為學功夫未是為仁而仁却已在其中須得語氣猶朱子云讀書亦所以操心話頭四事平重

致道章

學以致道意旨重在學上人若不能實學縱駡說玄妙總之無益只是搭得些虛架子弄得些虛光景于道毫無涉也　此題須得口氣首先從成事致道提起便易明白如云百工何以成事居肆以成其事者也君子何以致道學

以致其道者也如此則兩以字方得恰好偶與同年鄒肇敏講此肇敏云時講撤下了百工君子兩字便失語氣此言甚醒因遂補此　鄒肇敏曰此章口氣一直說下原不須二說言百工以事為職者也則居肆以成其事蓋肆中之所課無非事也君子以道為事者也則學焉以致其道蓋學中之所課無非道也　致與致中和之致同義蘇子以致人而不致於人作解頗精然非子夏語意

大德章

諸生胡鍾麟問子夏為何設此不完全語宗建曰子夏謹守之士非謂小德真可出入語氣只謂人能立其大者即小德未盡合猶可耳下句正形容大德不可踰閑

門人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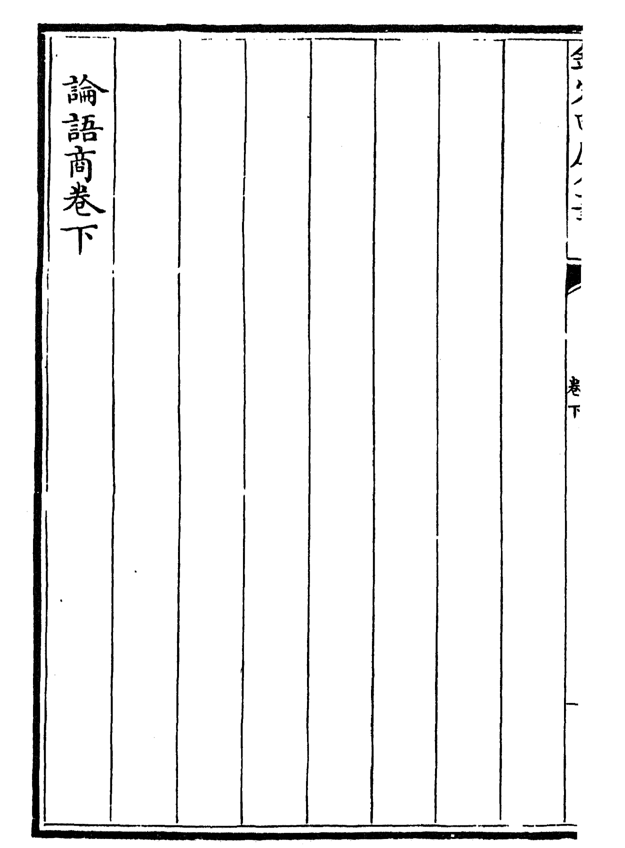
子游意專提本卻認本末做兩叚事不知大學小學可分先後而不可分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換他本末二字便要子夏意不過謂敎固有序須先敎以近者小者而後使漸通於遠者大者固不可以高遠者誣之也若

精粗上下貫徹須是聖人豈可槩責門人小子末句重惟字指出聖人反照學者耳子夏語得本末一貫道理故其論更高

君子之道孰先傳三句是論一貫道理如此

宮墻章

此不重譽子貢重毁仲尼故子貢宮墻之論倒重夫子一邊宮墻以下只就宮墻說並無一句實語而高下已判然



論語商卷下